自4月21日以来，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图为民众在日本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大楼前参加抗议活动。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在极右翼推波助澜下突破底线 成为贩卖武器的“死亡商人”

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贻害地区和平

□ 本报记者 吴 琼
□ 本报见习记者 黄荣潇

日本极右翼思潮持续泛滥，其最突出、最危险的动向，便是不遗余力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致使“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近期，日本政府公然修改武器出口规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这一举措标志着日本安保政策出现重大实质性转向。极右翼势力接连采取危险行径，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严重冲击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少日本媒体直言，日本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形象，正随着这一系列危险举措轰然崩塌。

安保政策重大转折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共同社指出，日本长期以来以“和平国家”为定位，此次修订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

关于解除武器出口限制的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辩称，此举是为了“响应伙伴国家的防务需求、开展装备转让，不仅有助于提升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卫能力，还能防范冲突，更有助于保障日本安全”。日本东洋学园大学客座教授朱建荣指出，高市政府此举意在摆脱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受到的军事领域限制，让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吉田彻等专家指出，解除武器出口限制将促进日本军工产业扩大规模、摊薄成本、提高竞争力。而提升军工产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军事力量。

日媒报道称，规则修改后，日本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

媒体分析指出，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变同样争议颇多。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仅开展三次磋商，便交由内阁会议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拍板定案。在实际武器出口审批上，仅由首相等四名核心阁僚组成的NSC大臣会议审查，事后才向国会议员通报，完全缺乏事前监督。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阶猛指出，“如果没有国会干预，任凭政府的独断专行无限制地出口武器，或将损害‘和平国家’根基。”

危险动向接二连三

事实上，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之前，日本极右翼势力早就按捺不住出口武器的野心。

澳大利亚国防部4月18日发布消息说，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墨尔本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此外，小泉进次郎正在考虑于5月初访问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他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面向各国的（武器）销售推广工作。据悉，菲律宾近期已经同日本签署协议加强“军事后勤互助”，计划接收日本二手军舰。

高市政府还意图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某位未具名的日本前防卫大臣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希望通过武器出口以及装备维护升级等，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报道，菲律宾军方4月20日启动了在该国周边与美军定期举行的“肩并肩”大型联合演习。日本自卫队自2012年起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而今年首次正式参演，预计将派遣约1400名人员，并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短短一个月内，日本极右翼势力愈发嚣张跋扈，释放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日本极右翼势力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据报道，日本驱逐舰在《马关条约》签订131周年当日公然穿行台湾海峡，耀武扬威；高市早苗连续两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高达126名国会议员进行参拜，无视侵略历史……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正加快推进自卫队大改组、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极右翼势力的深层动机就是为了推动日本成为能够对外行使武力甚至发动战争的“军事大国”。《西日本新闻》社论指出，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已然走上歧途。

反对呼声持续高涨

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戳穿了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然而高市早苗仍然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坚持和平国家基本理念这一点，没有丝毫改变”。日本舆论批评，解除武器出口限制等同于参与和加剧国际冲突，违反“专守防卫”原则，还让日本成为贩卖武器的“死亡商人”，变成从海外战争中获利的国家。

日本政府解除武器出口限制的决定引发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对。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发表谈话予以谴责，指出这一决定“抛弃基于《宪法》第九条的国策，全面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是让国家变质为‘死亡商人国家’的暴行”。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表示，一旦向海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相应就会有更多平民被杀害。

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据报道，日本约3.6万名民众4月19日下午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周围，手举写有“反对战争”“不许破坏宪法第9条”“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呼吁守护宪法，反对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支持全面解禁的仅有25%，反对者则高达67%。

日本各大媒体纷纷发文批评，指出出口杀伤性武器的行为正在动摇“和平国家”的根基。有日媒指出，日本外务省2005年发布的《作为和平国家的60年历程》中，在“避免助长国际纷争”一项中如此写道：“不成为武器供给方，不因武器交易谋取利益。”日本不断放松武器出口将刺激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正在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

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须川清司警示，日本政府正在把国家带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倘若日本极右翼势力执意铤而走险、不知收敛，持续突破底线，必将引发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

国际社会发声批日方危险举动

□ 本报记者 吴琼

4月21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这一举措彻底打破日本战后数十年形成的武器出口管控框架，是其安保政策的颠覆性倒退。事件随即引发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多国政府严词谴责。国际主流媒体及学界专家纷纷发声，直指日本此举居心叵测，近期的一系列危险举动表明其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4月21日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扩张，对中国及亚洲邻国犯下滔天罪行。正是基于日本的侵略历史，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他强调，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戳穿了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日本重新开启“战争机器”，对外“输出战争”。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鲁坚科近日公开发声，严厉谴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危险举动。鲁坚科明确指出，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其危险动向将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并直接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安全利益。俄方呼吁日本官方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尤其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1945年走向了怎样的结局，并敦促日方回到和平、建设性的发展轨道上来。

当地时间21日，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韩国外交部表示，日本的防务安全政策应在坚持和平宪法精神的同时，朝着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韩国政府当天还以外交部发言人评论的方式发声，敦促日方高层正视历史，以行动体现对侵略历史的谦卑忏悔和真诚反思，并强调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除多国官方表态谴责外，近日国际主流媒体也纷纷刊文深度剖析日本险恶图谋。路透社批评称，此举标志着日本企图进一步“摆脱”长期主导战后安全政策的和平主义“约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的报道历数近年来日本武器出口禁令历经的多次松绑，并批评称日本借“安全合作”名义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实则为军事扩张铺路，将成为亚太地区冲突风险的重要推手；《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21日评论称，日本近日的动向标志着其国防政策发生了重大且危险的转变；俄新社则在近日报道了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大厦附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不得人心的举措和“再军事化”政策；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近期为军售大开绿灯，这与和平宪法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多国权威专家学者接连发出安全预警，揭露日本“再军事化”的真实图谋。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21日指出，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日本“重大且危险的”政策转向。他警告称，日本实质上正在将其国家安全战略从“专守本土防卫”变为“赋能对外战争”。

环球观察

A23a，注销编号

□ 际文

A23a几天前还是位于南极的“冰山之王”的官方编号，可如今只能留存于世界的记忆里了，因为它最终没能熬过这个春天，在海浪与暖水的侵蚀下彻底崩解消融，残余的碎冰面积已不足编号标准，最终被有关机构注销了编号。

这座诞生于1986年的“冰山之王”，初始面积足有4170平方公里，厚度接近400米，体量相当于万亿吨级别的巨型浮山。它从南极菲尔希纳冰架脱离后，在威德尔海的海床上搁浅了整整34年，像一座沉默的海底地标，稳稳压在南大洋的深处。那时的南极，冰架与冰山的自然代谢是缓慢的，巨型冰体存续数十年，本是常态。

转折发生在2020年之后。

海水的温度悄悄升高了，大气也变得愈发燥热。暖湿的气流开始从底部啃噬这座冰山，让它挣脱了搁浅的束缚，开始向北缓慢漂移。2023年初，它还以4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稳稳占据着“冰山之王”的头衔。2024年，它的面积缩减了近一成；到了2025年，消融速度陡然加快，半年内面积锐减了六成，冰山在海浪中一次次断裂、崩解，碎成无数小块；2026年初的最后一次崩塌，彻底终结了它的生命。曾经巍峨的“冰山之王”，最终化作了南大洋上细碎的浮冰，随波逐流。

A23a的消亡，被认为是地球气候系统失序的清晰信号。过去几十年，南极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之多。南极冰盖的消融速度，从几十年前的每年几百亿吨，飙升到如今的两千多亿吨，增幅超过了三倍。A23a的快速崩解，正是这种“超常规变暖”的直接后果，因为按自然规律，这样级别的巨型冰山，本需数百年才会慢慢消融，可它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从庞然大物化为乌有。这背后，是海洋不断吸收热量、大气持续升温的双重挤压，是地球为人类活动付出的沉重代价。

它的消亡，也在悄悄改写着南极的生态故事。A23a搁浅的威德尔海，是南极磷虾的核心家园，而磷虾又是企鹅、海豹、须鲸等无数极地生物的生存根基。冰山的消融，改变了海域的盐度和温度，抑制了浮游生物的生长，让磷虾的数量一路下滑。曾经每立方米海水中能找到十几只磷虾，如今只剩不到五只。磷虾少了，以它为食的帝企鹅、信天翁，生存便变得愈发艰难。近年来，南极半数以上的帝企鹅群落，繁殖成功率大幅下降，部分幼鸟甚至全军覆没。这座冰山的消失，看似只是一片冰的终结，实则是无数极地生命生存空间的不断压缩。

更让人揪心的，是南极“防波堤”的松动。A23a本就来自冰架，而冰架正是守护南极冰盖的关键屏障，像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挡着陆地冰盖滑向海洋。可在全球变暖的冲击下，这道防线正越来越脆弱。海水从底部侵蚀冰架，大气从表面融化冰体，让冰架的结构不断受损。近年来，南极冰山的数量明显增多，巨型冰架崩解的事件也愈发频繁。被称为“末日冰川”的思韦茨冰川，底部已被温水侵蚀出数百米深的通道，正以每年数公里的速度向海洋推进。一旦它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近半米。A23a的崩解，正是这道防线全面松动的前哨战。

与此同时，全球气候的“调节器”也在悄然失序。A23a消融释放的万亿吨淡水，涌入南大洋，改变了海水的盐度和密度，影响了关键洋流的动力。原本稳定的洋流循环，开始出现波动，这可能让北半球寒潮增多、欧洲降水异常、非洲干旱加剧。更重要的是，随着冰体消融，地球表面原本能反射大量太阳热量的白色海面减少了，深色的海水暴露出来，吸收了更多热量，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形成“变暖—冰融—更暖”的恶性循环。A23a的消失，正是这个恶性循环中一个触目惊心的节点。

国际极地保护协会专家直言，A23a的“销号”是极地生态恶化的缩影，全球变暖正在彻底改写极地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则，这种破坏一旦形成，将在数百年内无法逆转，人类将永远失去修复极地生态的机会。

A23a以彻底消亡的方式向人类发出警报，它映照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重重困境。尽管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证据越来越充分，极地、海洋、陆地生态系统的危机信号愈发强烈，但国际社会在气候行动上依然分歧重重，部分国家出于一己私利，在温室气体减排、气候资金援助、绿色技术共享等核心议题上推诿扯皮、停滞不前，让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口号多于行动”的僵局。《巴黎协定》设定的1.5℃控温目标，正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全球的碳排放却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南极冰盖、格陵兰冰盖的消融趋势，已呈现出不可逆的特征。可以说，A23a的“销号”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事件，而是给人类发出的警报。

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21日在柏林召开的“彼得斯贝格气候对话”会议开幕式上所说，“在当前形势下，气候合作是抵御全球变暖和化石燃料成本问题双重危机的关键”。

韩国《毒品类管理法》修订工作全速推进

政府多部门长官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工作

□ 本报记者 赵 阳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婉娇

近年来，韩国毒品犯罪形势持续恶化，涉毒群体低龄化趋势愈发严峻，30岁以下青年逐步沦为涉毒主力，青少年沾染毒品案例频频曝光，毒品正以惊人速度侵蚀韩国年轻一代，给社会发展埋下深重隐患。4月17日，韩国国务总理金民锡正式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筑牢、织密全方位“禁毒防线”，持续加大毒品犯罪打击力度，全力遏制毒品蔓延态势。

多措并举

4月17日，金民锡主持召开韩国多部门长官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工作。会上，金民锡明确指出，毒品问题已严重危害青年一代成长发展，动摇韩国社会未来根基，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隐患，要求各相关部门进一步织密禁毒防控网络，全面升级涉毒犯罪打击力度，推进全流程综合治理。

金民锡着重强调，毒品治理绝非单一部门能够独立完成，各职能部门需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实现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凝聚多方治理合力，稳步推进“无毒国家”建设进程。此次会议除韩国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外，还特邀多名禁毒领域资深专家，围绕涉毒案件查缉侦查、吸毒人员成瘾治疗与康复、全民禁毒预防教育等核心维度，深入研讨并细化完善涉毒问题全流程应对方案。

事实上，近年来韩国始终从政策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完善、执法精准打击、社会源头预防等方面，系统性推进禁毒治理工作。2025年1月，韩国政府审议通过首个五年期国家级禁毒战略规划——《第一次毒品管理基本计划（2025-2029）》，为全国禁毒工作划定总体方向。

该规划由韩国国务调整室牵头统筹协调，联合卫生福利部、法务部、警察厅、关税厅等20余个职能部门共同制定，是韩国历史上首部具备系统性、长期性的毒品治理顶层设计文件。依托这份五年禁毒规划总蓝图，韩国先后出台《2025年毒品管理施行计划》《2026年毒品管理施行计划》，将总体战略细化为年度可落地、可执行的具体举措。

今年以来，韩国聚焦严厉打击涉毒犯罪、助力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强化全民禁毒预防意识、针对弱势群体实施个性化精准管控，统筹推进90项具体禁毒治理政策，逐步构建起从源头预防、中途打击到后续康复的全链条禁毒治理体系。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正在全速推进《毒品类管理法》修订工作。此次法律修订核心为大幅加大涉毒犯罪惩处力度，拟将向未成年人售卖毒品的最高刑期提升至无期徒刑，明确将网络贩毒列为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同步建立医生处方信用评级监管制度，精准堵塞成瘾性处方药滥用的监管漏洞，织紧法律防控网。

在源头预防层面，韩国在全国中小学全面推行强制性毒品预防教育，联动地方自治团体扩大社区禁毒宣传覆盖面，对校园周边、娱乐场所等涉毒高风险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从前端筑牢青少年禁毒防护墙，最大限度降低青少年涉毒风险。

形势严峻

尽管韩国多措并举织密禁毒防线，但毒品对年轻一代的侵蚀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涉毒群体低龄化背后的深层治理难题，已成为韩国禁毒工作亟待破解的核心阻碍。

近年来，韩国涉毒犯罪群体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年轻化特征，30岁以下青年群体逐步取代其他年龄段，成为毒品犯罪的主要涉案人群。韩国大检察厅2025年6月发布的《2024年毒品犯罪白皮书》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在册涉毒犯罪人员中，20至39岁年龄段占比高达60.8%，其中30岁以下青年群体占比居高不下，青年群体涉毒问题已然触目惊心。

韩国警方最新统计数据更凸显问题严重性。2025年韩国警方共抓获涉毒人员23403名，其中10至29岁青少年及青年群体占比达35%，涉案人数共计6677人，相较于十年前的1048人，增长幅度达数倍，青少年涉毒问题呈爆发式增长态势。

究其原因，新型毒品不断迭代翻新、网络贩毒渠道愈发隐蔽化，大幅降低青少年获取毒品的门槛。当前，网络贩毒已取代传统线下交易，成为韩国毒品流通的主流渠道。不法分子借助加密社交软件开展交易沟通，利用加密货币完成资金结算，部分地区甚至形成毒品“极速配送”链条，最快5分钟即可完成交易交付。

韩国检察总长李元锡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今在韩国，民众只需花费一份披萨的价格，就能轻松订购毒品并享受送货上门服务，毒品获取的便捷性远超想象。同时，大量新型毒品经过精心伪装，化身零食、饮料、电子烟等日常消费品，极具迷惑性与隐蔽性，让青少年难以分辨。部分青少年或是受好奇心驱使，或是受同伴不良影响裹挟，抑或因沉重的学业、就业压力产生心理焦虑、精神迷茫，不慎沾染毒品，进而引发成瘾依赖、暴力犯罪、自杀自残等一系列恶性社会问题，加剧社会治理压力。

任重道远

韩国学界普遍认为，韩国毒品问题日趋年轻化，并非单一因素导致，既存在跨境及境内毒品流通渠道管控不严、部分领域监管存在短板漏洞的现实问题，也与韩国国内青少年学业就业压力过大、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完善、全民毒品认知教育相对滞后等深层问题密切相关。

首尔大学医学院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权俊洙、高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宋孝钟等多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致表示，禁毒治理不能单纯依赖严刑峻法，一味加重惩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坚持“预防优先、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核心思路，兼顾打击管控与源头疏导，才能破解禁毒治理难题。

韩国反毒品协会、各地禁毒志愿者团体等民间机构也纷纷发声，呼吁韩国政府进一步下沉基层治理资源、合理下放管理权限，全力支持民间禁毒组织深入校园、社区，开展常态化、接地气的禁毒宣传教育；通过真实案例宣讲、沉浸式警示教育、一对一科普引导等多元形式，切实提升全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禁毒意识和防毒能力，从思想根源上抵御毒品诱惑。

业内人士指出，韩国禁毒工作不仅需要完善法律、强化执法，更要直面青少年心理疏导、社会压力缓解等深层社会问题，唯有实现政府、社会、校园、家庭多方联动，统筹推进打击、预防、康复、疏导各项工作，才能逐步遏制毒品蔓延趋势。而要真正实现“无毒国家”建设目标，韩国仍需付出长期且艰巨的努力。